

曾国藩家书



(四)

曾國藩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稻生焉

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

人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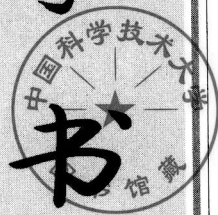
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

文之時

在直輪焉大略路

之始大略

曾国藩家书



〔清〕曾国藩 著 第四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七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2 月 14 日

沅弟左右：

接弟捷报，知谷里村、六郎桥、朱门等处贼巢一概剿洗。此后自弟营以至金柱关，除太平府城外，尚有贼卡、贼垒若干，先打贼馆，后破垒卡，此法处处可行。

此次出队打行仗，至六七十里之远，将来推广变通，便可打至百余里二百余里。惟雨花台老营须十分坚固，能于最冲地方筑石垒数处，宜以五百人守者可以三百守之而无虑，宜用劲旅守者可以次等守之而无妨，则临分兵之时便益多矣。

余前要弟明年分兵出剿二漂、东坝，弟深以为难。现在拨兵出防东西梁山、裕溪口、龙山桥、黄麻渡、三山，多至六七千人，而弟毫无难色。然则明年军威丕振之时，弟分兵出剿二漂、东坝，必更高兴与无难色耳。

【译文】

沅弟左右：

收到弟的捷报，得知谷里村、六郎桥、朱门等地方的敌军老巢一律被剿灭干净，此后从弟的营地到金柱关，除了太平府城之外，还有敌军的若干处路卡、营垒，先攻打敌军的老窝，然后破取营垒、路卡，这个办法到处都行得通。

这次行军打仗走了六七十里远，将来推广改变这个办法并加以变通，便可以打到一百多里两百多里远的地方。只是雨花台的大本营，必须十分坚固。最好在最容易冲击的地方建造几处石垒，做到可用五百人完成的防守任务可以由三百人来完成而不用担忧，要用精锐部队完成的防守任务可以由相对差一些的部队来防守也不会有什么妨碍，那么面临分兵作战的情况时，就会有许多好处了。

我先前要求弟在明年分兵出剿二漂、东坝，弟感到很为难。现在调拨军队出防东西梁山、裕溪口、龙山桥、黄麻渡、三山，多达六七千人，而弟毫无难色。然而等到明年军威大振的时候，弟再分兵出剿二漂、东坝，必然会更高兴更不觉得有困难。

【点评】

带领部队作战，大本营即老窝必须稳固，以免除作战时的后顾之忧。

曾国藩告诉弟弟一定要守好位于雨花台的大本营，并且教他在最易冲击之处设几处石垒，以做到以少量的兵力完成大量部队才能完成的任务。以次等部队便能完成精锐部队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样不仅可以确保大本营，而且能使军队面临必须分兵作战的情况时有裕的兵力，充余裕精锐部队可供分兵。

同治二年正月初一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2 月 18 日

沅弟左右：

今年元日天气温和，傍晚晴霁，或东南军事可期平稳。吾所最怕者年荒米贵，统辖近

九万人，若无米可食，岂堪设想。

金、宝失守，吴竹庄之说本属可信。或者尚有一分冀幸，未破此痴人幻想也。先大夫祠前牌坊上四字，俟拟得寄弟商定再写。

鲍军门二十五日出队，因雨泥中途折回，深感弟派南云驻扎三山，保全粮路。其军气较前稍壮，若将陈栋之勇分二千给之，则更壮矣。

保举太滥，官、胡创之，余亦因之，习焉不察，不复自知其非。今年余将力挽颓习，逐案核减，正月拟至金陵，与弟面谈诸事。

【译文】

沅弟左右：

今年一月一日天气温暖和煦，傍晚清朗，也许东南军事有望平稳。我最害怕的是遇上荒年，粮价昂贵，统辖近九万人，如果没有粮食吃，后果怎堪设想！

金、宝失守，吴竹庄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或许还有一分侥幸希望，也算没打破这个痴人的幻想吧。

先大夫祠堂前面牌坊上的四个字，等想好了寄给你，与你商量定好以后再写。

鲍军门二十五日带队出发，因为下大雨道路泥泞而中途返回，十分感谢你调派南云驻扎三山，保全运粮的道路。他的军队的士气比以前稍微雄壮一些，如果从陈栋的军队中再分两千士兵给他，士气就会更加雄壮了。

保举太泛滥了，官、胡俩人开的头，我也因袭他们而没有察觉，自知自己的错误，不再这样了。今年我要尽力挽回这个颓废的恶习，每个文案都审核裁减。我打算正月到金陵，与弟面谈一切事情。

【点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行军打仗的前提是要备好充足的军粮。军粮短缺、无饭可吃，再勇猛的士兵作战能力也会下降。曾国藩此时最怕荒年米贵，军粮供应跟不上，到时候还谈什么打仗啊？

曾国藩觉得保举太过泛滥了。自己以前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这一点失误，以后一定痛加改正，裁减审核每份保单，以确保保举人才的质量。

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63年2月20日

沅弟左右：

陈栋之勇除已至金陵三营外，尚有九营，吾昨令营务处点名，共四千六百余人，闻精壮者不甚多，可汰者占三分之一。余札拨二营与鲍春霆，拨一营与朱云岩，以六营归弟处。若果汰去三分之一，则可挑存四营，其余或令全坐原船遣归，或酌留数百作为余勇，听弟裁度。

昨奉年终颁赏福字、荷包、食物之类，闻弟有一分，春霆亦有一分，此系特恩。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切实做去，或者免于大戾。

【译文】

沅弟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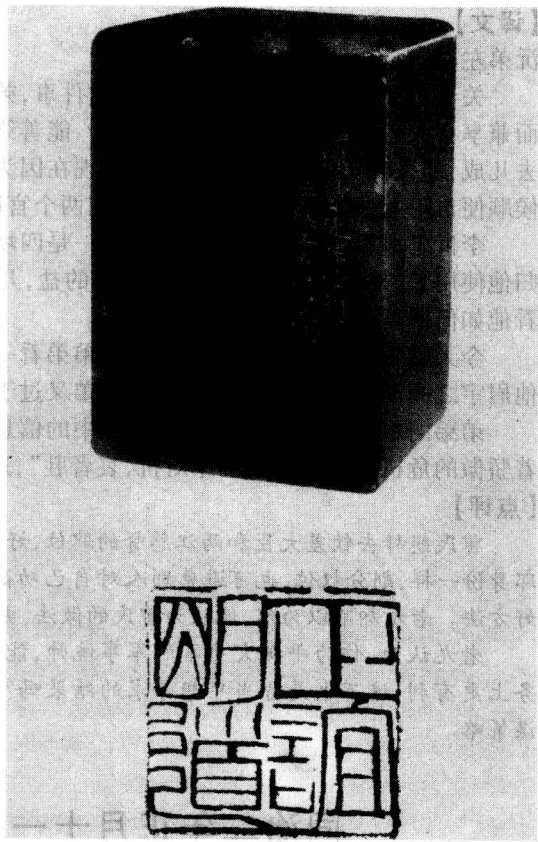
陈栋的部队除已经到金陵的三营以外，还有九营，我昨天命令营务处点名，一共有四

千六百多人,听说精壮的不很多,可以裁汰的占三分之一。我去信令他调拨出两个营给鲍春霆,再调拨出一个营给朱云岩,将另外六个营归到弟弟名下。如果裁掉三分之一,那么可以挑选保留四个营。其余的人,或者让他们全部乘坐原来的船遣送回家,或者酌情留下几百人作为余勇,听凭弟弟自己裁断。

昨天,我收到年终颁赏时的福字、荷包、食物等东西,听说弟弟也有一份,春霆也有一份,这是特殊的恩典。我们兄弟报效国家的方法,总要做到功劳超过名声,勤劳效命超过得到的赏赐,才能超过实绩,从这三个方面切切实实去做,或许可以免遭大祸。

【点评】

曾国藩深谙为官处事之道。他要求弟弟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自己实际的功劳要大过所取得的名声;第二,自己的辛劳大过所得的奖赏;第三,自己的才能要大过自己做出的实有成绩。只有以这三个方面作为总体的指导原则,曾家才有可能不遭受大的灾祸。为了整个家族的前途着想,曾氏希望弟弟切实实践行这三个基本原则。



清·正谊明道印及印文

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2 月 24 日

沅弟左右:

疏辞两席一节,弟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今因弟之所陈,不复专疏奏请,遇便仍附片申请;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亦是一妙。

李世忠处,余拟予以一函。一则四坝卡请归余派员经收,其银钱仍归渠用;一则渠派人在西坝封捆淮北之盐,几与抢夺无异,请其迅速停止。看渠如何回复。

本日接两次家信,交来人带寄弟阅。鼎三侄善读书,大慰大慰。其眉宇本轩昂出群,又温弟郁抑过甚,必有稍伸之一日也。

弟军士气甚旺,可喜。然军中消息甚微,见以为旺,即寓骄机。老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其义最宜体验。

【译文】

沅弟左右：

关于向皇上疏请求辞去两个官职这件事，弟弟说得很有道理。然而处高位握有大权，而兼享有大名的，自古以来有过几个人？能善终的人，总要设法把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那么晚年就可以慢慢收场了。现在因为你已上奏，我便不再专门上疏奏请，到时候顺便再附上一个折片申请。只要能在两个官职之中辞去一个，那也是好的。

李世忠那里，我打算写一封信去。一是四坝厘卡归由我派去的人管理，但收到的钱仍归他使用；二是他派人在西坝封捆淮北的盐，几乎与抢劫掠夺没有区别，请他迅速停止。看他如何回复我。

今天收到两封家信，交来人带去给弟弟看一看，鼎三侄儿善于读书，这让我极是欣慰！他眉宇之间本来就有轩昂出群之气，温弟又过于抑郁他，一定会有出头之日。

弟弟的军队士气旺盛，可喜！但军中的信息很微妙的，看上去很旺盛，就有可能寓含着骄傲的危机。老子说：“两军对抗，衰者胜”，这句话含义最应该体会。

【点评】

曾氏想辞去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的职位，好集中精力专心治理军务，如同以前的兵部侍郎身份一样，削分权位，也可避免别人对自己功高震主的猜疑，曾氏自以为这是寻求退路的好方法。老九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曾氏的做法，更让人觉得矫情造作，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老九认为，作为平叛太平军的军事统帅，能兼有朝廷委任的军政大权，只会在管理军务上更有利，这不也是你当年想寻求的结果吗？曾氏想善始善终，以退为进是其内心的计谋策略。

同治二年正月十一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2 月 27 日

沅弟左右：

初十日连接初三、四日两信，初五日之信又于十一日接到，具悉一切。所应复者，详复如左：

一、弟寄澄侯信，力主季葬马公塘之说，今日发排单递去。余加一信，亦力主马公塘，抄稿寄阅。

一、洋枪自广东买来，半存此间，余亦并无他意，不过军需器械，前敌营盘宜稍少，粮台存贮宜稍多耳。计弟处所存者，洋药洋帽尚当敷数月之用。今弟意欲全数取去，亦无不不可，近日当专委员解去。弟函词旨过涉戇直，非老年兄弟所宜，以后慎之。

一、弟军不能进剿东坝、二漂，自是审量稳慎之计。余自接澄弟密信一片，已决不欲令弟军雕剿各处。上年凯章病重，余即批准令其回籍调养，况弟谊属手足，岂亲爱反不如凯乎？况澄意但请调至安庆身边，并不求回籍。目下金陵大局苦于无人接办，而尽可不必远出雕剿，尤不宜亲身督队；除坚守金陵老营外，有余力则派人助剿含、巢、无、庐一带。今年一年，望弟笃守恐惧和平四字，以弭灾而致福。

本日解去银四万，作抵去冬上海一款。春霆初六日大获胜仗，立解泾围，军威或可再振。顺问近好。

国藩手草，正月十一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初十我接连收到你初三、初四寄来的两封信，又在十一日那天收到初五写的信，一切都已知晓。现在将需要回复的事情详细地答复如下：

一、弟在寄给澄弟的问候的信中极力主张把季弟埋葬在马公塘，今天发一份排单寄回家。我再写一封信，也极力主张把季弟埋葬在马公塘，现在抄寄给你看看。

二、洋枪已经从广东买回来了，有一半留存在我这儿。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只不过军用器械，前线营盘中应该稍微少些，而后方粮台应充足些罢了。估计弟那儿存下来的洋药、洋帽应该还够几个月用的。现在弟想全部拿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这几天专门派人押解送去。弟弟信中言词过于刚直，这不是老年兄弟所应该有的性格，以后要慎重些。

三、弟的军队不能进军清剿东坝、二漂，这自然是仔细考虑的沉稳慎重之计。我自从收到澄弟的一封密信后，已经决定不准备命令弟弟进军清剿各地。去年凯章病重，我就批准他回老家调养，何况弟与我是手足之亲，亲近程度怎可能还不如凯章呢？更何况澄弟的意思只是要求调你到我身边，并不是要求调回家乡。眼下苦于金陵大局没人接管办理，弟尽量不要远征清剿，尤其不要亲自督战；除了坚守住金陵老营以外，如果有多余的力量，就调派兵力援助清剿含、巢、无、庐一带的敌军。今年一年，希望弟弟真诚地恪守“恐惧和平”四个字，从而消除灾祸而带来幸福。

今天派人解送去四万两银子，作为抵偿去年冬天去上海的费用。

初六那天春霆打了个大胜仗，立即解除了泾县的围困，这下军威或许可以重新振作起来了。顺问近好。

国藩手书，正月十一日。

【点评】

曾国藩决计不让九弟主动出军进剿东坝、二漂等地，改变了以往的计策。曾氏与九弟手足情深，不想让其有任何闪失，劝弟不要亲临督战，以免招来不测之祸。这与之前曾氏的论调有了很大的差别，可能与四弟国潢写给他的信有关。曾氏还希望九弟笃守“恐惧和平”四字，以便消灾得福。

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3 月 2 日

沅弟左右：

二日未接弟信，想军中诸事平安。东征局保案，昨日奉到朱批谕旨，一概照准。恽次山已超擢湖南藩司，而南坡翁仅以道缺提奏，想尚有后命也。李筱泉调广东粮道，圣意亦为广东厘务而设。王文瑞擢赣南道，则因克复祁门，新得记名故耳。季弟追赠按察使，昨日具折谢恩，抄稿寄阅。

少荃调浦东各营潘鼎新、刘铭传等救援常熟，盖因常熟贼目周兴隆等投诚后，伪忠王以大股贼前往围攻。少荃欲力争常熟一城、福山一隘，为克复苏州张本。专函来调树字五营。余不得已，调韦部五营守无为州，而腾出树字五营赴沪，兹将少泉信抄阅。少荃麾下之将，仅程学启一人能当大敌，余不足深恃。余屡劝其约旨卑思，不宜多拓疆土，少荃不甚

相信，颇为虑之。

顺问近好。

【译文】

沅弟左右：

两天没有收到弟弟的来信了，想必军中所有的事情都平安吧。东征局的案子，昨天接到皇上的朱批谕旨，已经全部批准。恽次山已被破格提拔为湖南藩司，但是南坡翁只是以道缺被提奏，想必以后还会有任命吧。李筱泉调任广东粮道，皇上的意思也是为广东厘务设置此职。王文瑞被提拔为赣南道，这是因为他攻克收复祁门而新被提名的缘故。季弟追赠按察使，昨天上了奏折谢恩，现抄一份寄给弟弟看看。

少荃抽调浦东各营的潘鼎新、刘铭传等将救援常熟，大概是因为常熟的敌军头目周兴隆等投诚后，伪忠王（指李秀成）调大批兵力前往围攻常熟的缘故。少荃想拼命争夺常熟城和福山这个险要之处，为今后攻克收复苏州创造条件，他专门来信要抽调树字五营。我不得已，只好调派韦部五营驻守无为州，腾出树字五营前往上海，现把少荃的信抄来寄给你看看。少荃手下的将领，只有程学启一个人能独挡大敌，其余的都不值得依靠。我多次奉劝他遵从圣旨低调从事，不要过多地拓宽领地，但是少荃不太相信我的话，我很为此感到忧虑。

顺问近好。

【点评】

曾国藩一生处事低调，从来不主动出风头，这与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有关系。但是曾氏的几个弟弟和得力助手李鸿章（字少荃）却与他的性格相差太远。所以他屡屡写信劝诸弟要戒骄戒躁。这次，他谈到李鸿章也是用了他看问题的一贯方式。

曾国藩觉得李鸿章手下并无得力助将，因此应该韬光养晦，低调从事，不要急于拓宽领地。言外之意是不仅李鸿章应该如此，各位弟弟也应该如此。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3 月 7 日

沅弟左右：

二日未寄信与弟，十七夜接弟初九日信，知左臂疼痛，不能伸缩，实深悬系。兹专人送膏药三个与弟，即余去年贴右臂而立愈者，可试贴之，有益无损也。

“拂意之事接于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与阿兄问有不合，则尽可不必拂郁。弟有大功于家，有大功于国，余岂有不感激不爱护之理？余待希、厚、雪、霭诸君，颇自觉仁让兼至，岂有待弟反薄之理？

惟有时与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颇近春夏发舒之气，余之志事，颇近秋冬收吝之气。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余意以收吝而生机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屡次以此七字教诫春霆，不知与弟道及否？

星岗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凜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吝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

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至危迫之际，则救焚拯溺，不复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满处，皆在此等关头，故将余之襟怀揭出，

俾弟释其疑而豁其郁,此关一破,则余兄弟丝毫皆合矣。余不一一,顺问近好。

圣山信寄去。

再,余此次应得一品荫生,已于去年八月咨部,以纪瑞侄承荫,因恐弟辞让,故当时仅告澄而未告弟也。将来瑞侄满二十岁时,纪泽已三十矣,同去考荫,同当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气象。以弟于祖父兄弟宗族之间竭力竭诚,将来后辈必有可观。目下小恙断不为害,但今年切不宜亲自督队耳。又行。

【译文】

沅弟左右:

两天没有给弟弟寄信了,十七日晚我收到弟初九日的来信,得知弟左臂疼痛,不能伸缩,让我实在非常挂念。现派专人送三贴膏药给贤弟,就是我去年贴在右臂而疼痛立刻就好了的那种膏药,弟可以试着贴用,有益无害。

违背心意的事,贤弟接连看到听到,不知到底指哪件事?如果贤弟与老哥间有不合的地方,尽可不必郁闷。弟对曾家有功劳,对国家有大功劳,我哪里有不感激、不爱护你的道理呢?我对待希、厚、雪、霆等人,自认为做到了既仁慈又谦让,哪有对待自己的弟弟反而鄙薄的道理呢?

只是有时我和弟的意向志趣不同。弟的志趣,很像春夏之时万物初发生长的气势;而我做事的志趣则近似于秋冬收获时的吝惜气势。弟的志趣是万物生长发育且生机旺盛,我的志趣则是收敛而使生机丰厚。平常我最喜欢前人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幸福和确保平安的方法,没有比它更精到的了,我曾经多次用这几个字教育劝诫春霆,不知道有没有对弟说过?

当年星冈公待人接物,无论贵贱老少,都是一团和气,独独对待子孙诸侄,则是异常严肃,遇到节日,更是凛然不可冒犯,大概也是具有一种收敛之气,使家中过节的欢乐气氛不至于变成毫无节制的放肆。

我对弟弟军营中的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情,经常稍加节制,也是本着“花未全开月未圆”的道理,到了最危险急迫的时候,不管是扑救火灾还是拯救水患,便不会再有一点吝啬的地方。弟不满意的地方,都是在这些问题上。所以我敞开心扉,以让弟消除疑虑而豁然开朗祛除郁闷,这关一打破,那么我们兄弟在所有事情上都都合意了。其他的我就不一一说了,顺问近好。

圣山的信寄给你。

还有,这次我应该得到一品荫生,已经在去年八月启奏吏部,让纪瑞侄儿承享荫恩,因为怕弟推辞谦让,所以当时只告诉澄弟而没有告诉你。将来纪瑞侄儿年满二十岁的时候,纪泽已经三十岁了,同去凭荫恩参加科考,同去部曹为官,如果他们能考取御史,也就不失为世家风范了。靠着贤弟在祖父兄弟宗族之间尽心尽力地做事,将来后辈必有可观的成绩。眼前这点小病决不会带来危害,但今年千万不要亲自督领军队。又行。

【点评】

读罢此信,让人十分感慨,感叹人生的波折多舛,就常人而论,大多人都追求人生的完美,这或许是一般人的理想人生境界。然而,我们看到曾氏却是“求阙”,为何?真正理想境界的完美人生是不存在的,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纵观历史上的伟人、名人都无不有诸多憾事,更何况我们这些寻常人呢?人的一生若得到的过多,便会招人嫉恨,就会招来麻烦。因此,曾氏便以超人的智慧在“求阙”,想到自己的名位,寻求以退为进,以便得以自保善终。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3 月 9 日

沅弟左右：

十九日接弟十四日缄，交林哨官带回者，具悉一切。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儒释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新编五营想已成军，郴桂勇究竟何如，殊深悬系。吾牙疼渐愈，可以告慰。刘警室一信抄阅，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正月廿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十九日收到弟弟十四日的来信，就是交给林哨官带回来的那封。信中的一切均已知晓。

肝气旺发时，身体不但平和，心中也并不恐惧，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不但弟弟年轻气盛时如此，就算我现在已渐渐衰老了，也常有肝气勃发不能遏制的症候，不过只要自己强加禁制，便可降伏心火，正如佛教所说的降龙伏虎：龙即是代表火，虎就是代表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道难关，不只有我和弟弟是这样的。关键在于要稍加遏止抑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教儒教的根本虽然不同，但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未尝不是相通的，其宗旨不外乎是要人们克制自己的嗜好欲望，不要让它们损害自己的身体性命罢了。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是不可缺少的。建功立业写文作章，都须要有这



清代陈惠畴《经脉图考》经脉图中的肝经循行图

两个字作为精神贯穿其中,否则一生都会柔弱萎靡不振,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从“倔强”二字引申出来的。我们兄弟继承的母亲的德行更多一些,其好的地方也正在于倔强二字。如能消除体内的仇恨欲望以保养自己的身体,存留倔强之气以激励心志,那么就会每天都有进步。

新编的五个营,想必已经可以称其为一个军队了,郴、桂的士兵究竟操练得如何?我心中很是挂念。我的牙疼已渐渐痊愈,稍觉欣慰,不必过于挂念了。现将刘馨室寄来的一封信抄寄给你看。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书,正月二十日。

【点评】

“倔强”一词,在现实生活中多含贬义,尤其是对于一些才学平庸的人来说,“倔强”其实就是固执、呆板的代名词。“倔强”属于人生来的秉性、气质,多受于父母的遗传,但受母亲的遗传影响会更大。

信中曾氏讲到他们兄弟多属倔强性格,来源于受其母亲的遗传影响;对于那些没有才学的平庸人,性格倔强,就是固执、认死理的表现;但是,对于曾氏兄弟们来说,就应另当别论了。曾氏自己也认为性格倔强会为他们兄弟做学问、成就大事带来益处。

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63年3月13日

沅弟左右:

廿二日得第十八日缄,具悉一切。

北岸可虑者,在毛竹丹一军,吾已添调元中、瑞左两营益之,闻其营柴米子药足支月余,应不怕围营截粮,只要处处守定,待三月间希庵及江、席同来,北岸当可得手。

左帅新复一府三县,军威大振。鲍亦米粮充足,士气渐旺。春水生后,舟师会剿,南岸或亦无虞。目下吾所虑者,少荃因救常熟之故,兵力全出,老营空虚;及北岸之贼不踞巢、含,直犯桐城以上耳。

弟臂疼未大愈,膏药已试贴否?千万莫多服药。筋脉之间,岂水药之力所能遽到?利未达于筋络,恐害已中于他脏。吾近年不轻服药,实有确见,弟可参酌。

南云三营暂不可离三山。吾之视南岸始终重于北岸,不知弟意何顺问近好。

【译文】

沅弟左右:

二十二日收到第十八日写的来信。一切都已知道。

北岸让人担忧的是毛竹丹这一军,我已经增加调派了元中、瑞左两个营去帮助他们。听说他军营里的柴米弹药足以支撑一个多月,应该不怕被围困截断粮路。只要处处守定,等到三月份希庵和江、席都过来,北岸就应当可以得手。

左帅最近又收复了一个府城三个县城,军威大振。鲍军也是粮草充足,士气逐渐旺盛。春天河水涨后,会师水军一同围剿,南岸或许也不会有问题。目前我所担心的是少荃因为要援救常熟的缘故,兵力全部出动,老营空虚;还有北岸的敌军不再盘踞巢、含,而是直接向上进犯桐城等地方。

弟的手臂疼痛还没有好得差不多,我寄去的膏药试着贴用了没有?千万不要服用太

多的药物。筋脉之间,哪里是用汤药就能马上治好的?还等药力到达筋络之间,危害可能早就已到达其他器官了。我这些年不轻易吃药,实在是持有这种明确的想法,弟可以参考斟酌。

南云三营暂时不能离开三山。我对南岸的重视程度始终大于北岸,不知道弟的意思如何?顺问近好。

【点评】

曾国藩坚持不服用药物,自有他的道理。尤其是像国荃这种经络筋脉之间的疼痛,更是不能轻易吃药。药效还未到达经脉之间发挥作用,恐怕早就把危害传到其他的器官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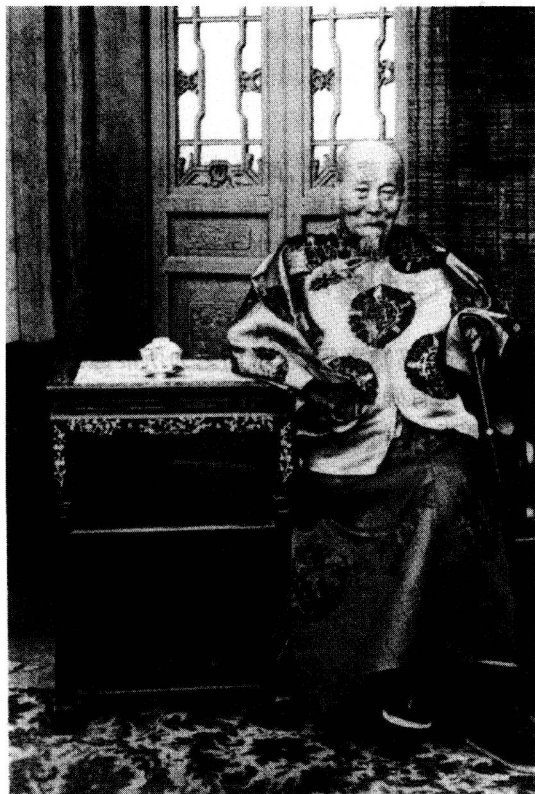
曾氏之前是劝季弟少服药物,现在是奉劝九弟也不要轻易吃药,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影响身体健康。

同治二年正月廿七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3 月 16 日

沅弟左右:

廿六日接弟廿日、廿一日两缄,具悉一切。臂疼尚未大愈,至为系念。然治之之法,只宜贴膏药,不宜服水药。余日内当赴金陵看视,正月当成行也。



李鸿章像

接奉寄谕,知少荃为季弟请二品恤典、立传、予谥、建祠,一一允准,但未接阅谕旨耳。陈栋之勇即好,甚慰甚慰。

纪梁宜荫一节,余亦思之再四,以其目未痊愈,读书作字均难加功。且弟有功于家庭根本之地,不特为同气之冠,亦为各族所罕,质诸祖父在天之灵,亦应如此。

九洲北渡之贼果有若干?吾意尚以南岸为重,刘南云、王峰臣两军,弟幸勿遽调北渡,盖北岸守定安、合、无、庐、舒五城,此外均可挽救;南岸若失,宁国则不可救矣。

【译文】

沅弟左右:

二十六日收到第二十、二十一日写来的两封信,一切已经知道。弟右臂的疼痛还没怎么好,我非常挂念。然而治疗的方法,只适合贴膏药,不适宜服用水药。我这几天当会到金陵探视你,正月应当会动身。

接到寄来的谕旨,得知少荃为季弟

请求了二品抚恤典礼,为他立传、赐予谥号以及建立祠堂等各种要求,也都被皇上一一批准,但是还没有看到真正的谕旨。陈栋的军队既然很好,我感到十分欣慰。

纪梁应该受荫恩那件事,我也是想了又想,因为他的眼睛还没有痊愈,读书写字都难以更加用功,而且弟为家族立下的功劳,不仅是同辈人中最大的,也是各个家族中都罕见的,如果询问祖父的在天之灵,也应该这样做。

从九洑洲北渡的敌军到底有多少?我的意思还是以南岸为重点,刘南云、王峰臣两军,弟弟最好不要马上调派他们北渡,因为北岸只要守住安、合、无、庐、舒五个城池,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挽救;南岸的宁国如果失守,那么就不可挽救了。

【点评】

做事情一定要分清主次先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切忌盲目行动,眉毛胡子一把抓,以免最后出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不好结局。

曾国藩一直认为南岸是重点军事区域,而南岸的宁国府则是重中之重。宁国失守,全局皆崩。因此曾氏劝九弟不要急于调派军队北渡,首先确保南岸无虞才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同治二年二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公元1863年4月1日

澄弟左右:

二月初十,在金陵沅弟营中接弟正月二十日信,痛悉兰姊于十四日仙逝。同产九人,二月之内,连遭季弟与伯姊之戚,从此只存吾等四人。抚今追昔,可胜伤恻。又闻临三外甥哀毁异常,其至孝可敬,其体弱又可怜。伯姊遗命不令长八子入营,自当谨遵。吾即日当寄银二百两,料理伯姊丧事,即以为临三、临八甥家用之一助。

余于二月初六日抵金陵,在沅弟营中住五日,十一日仍回舟次;沅弟送至舟中,同住三日。俟风息即行西旋,周历芜湖、金柱关、无为州等处,再行回省。

鲍春霆于二月初一日大战,将围营之贼击退,乘胜攻克西河、小淮窑、湾沚等贼巢十余处。自去秋以来,奇险万状,竟得转危为安,各军稳如泰山,国之福也。

余身体平安,齿疼痊愈。目下惟李世忠九洑洲、二浦危急,余元可虑。

【译文】

澄弟左右:

二月初十那天,在金陵沅弟的军营中收到弟弟正月二十日的来信,得知兰姐于十四日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一奶同胞共九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遭受失去季弟和大姐两个亲人的痛苦,从此以来就只有我们四个人了。思前想后,不胜悲痛。又听说外甥临三异常哀伤,他如此孝顺令人起敬,但他的身体虚弱又让人觉得可怜。大姐遗言不让长八子从军,自然应当谨遵其遗嘱。我今天就寄二百两银子回去以资料理大姐的丧事,也算资助一下临三、临八两位外甥的家用。

我于二月初六那天到达金陵,在沅弟的军营中住了五天,十一日又回到船中;沅弟把我送到船上,和我一起住了三天。等风停息了就往西走,周游经过芜湖、金柱关、无为州等地,再坐船回省城。

鲍春霆在二月初一那天打了一场大仗,把围攻军营的敌军击退,并乘胜攻克了西河、小淮窑、湾沚等十几处敌垒。自从去年秋天以来,险象环生,现在竟然得以转危为安,各军

稳如泰山,真是国家的福分啊!

我的身体很好,牙痛全好了。现在只有李世忠所在的九洑洲和二浦还处于危急之中,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点评】

曾国藩在两个月时间之内,连续遭受季弟与长姐先后去世的打击,不能不深感悲痛。遥想当年一奶同胞九人,在家共享天伦,可如今不仅仅是彼此天各一方,而且有几个先后离世,只剩下四人还活在世上,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怎能不让人不悲痛欲绝。幸好军事上局势的好转还能让曾氏释怀一些,否则,真不知他该如何排解抑郁之情。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4 月 7 日

沅弟左右:

十九日接十八日酉刻弟缄,江浦、新河口俱陷,北岸贼势浩大可知,然二处之不保亦意中事也。

余于十八日至金柱关,即与厚、杏查阅三汊河、龙山桥等营。朱洪章两次败挫,士气已伤,其壕墙亦极草率,全不可靠。十六之役,李祥和以五百人苦战力堵,朱营并无一人随之堵御者,幸水师彭罗、陆师朱罗继进,乃能转败为胜。然长胜军目下已为极劣之营,而渣家湾、新圩角防河之法亦甚不妥。厚庵力劝余将该防兵调回老营稍为休息,余令李祥和亲往调之。又加缄与朱、罗,兹斜原缄抄寄弟阅。以余察度,该河长近八十里,与永丰河相等,深则倍之;分哨防河,可御零贼,断不可敌大股。贼即渡河,长胜军之营盘不可恃,李与朱罗之营则皆可恃。此金陵之情形也。

十九日查阅西梁、东梁、裕溪等处,张与周、熊之营皆可恃,武明善之营则万不可恃。此外江之情形也。

余与杏南熟商,目下以熊登武三哨移守东梁,将来须由弟处再拨二新营上来,以一营协防西梁,俾熊营一哨全归东梁,张营一哨全归裕溪;以一营扎金柱之宝塔,以保三汊河朱、罗之后路。庶查家湾、龙山桥纵有疏失,而芜、金大局无碍。

春霆顷已说明,打开东坝再行回籍。顺问近好。

【译文】

沅弟左右:

十九日收到你十八日酉时写的来信,江浦、新河口都失守了,由此可知,北岸的敌军气势浩大,不过这两处都没能保住,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我在十八日那天到金柱关,就与厚、杏查看了三汊河、龙山桥等军营。朱洪章两次遭遇挫败,士气已经受到损伤,他修筑战壕城墙也特别草率,完全不可靠。十六日的战役,李祥和用五百人苦战,全力堵御,而朱洪章军营并没有一个人跟着抵御的,幸亏水军彭罗、陆军朱罗继续进攻,才能转败为胜。但是目前长胜军已成为素质极为低劣的队伍,而且渣家湾、新圩角守河的方法也十分不妥。厚庵尽力劝我把这个防守的军队调回军营中稍作休养,我命令李祥和亲自前去调他们回来。又给朱、罗写信,现把原信抄写寄给你看。根据我的观察审度,这条河大约八十里长,和永丰河差不多一样,深度却是永丰河的一倍;分设哨位守河,可以抵御零散的敌军,绝对不能抵挡大股敌军。敌军已经过了河,长胜军营盘

不可凭靠,李与朱、罗的阵营却都可以依靠。这就是金陵的形势。

十九日视察西梁、东梁、裕溪等地方,张与周、熊的阵营都可以依靠,武明善的军营就万万靠不住了。这就是外江的形势。

我和杏南仔细商议过,目前把熊登武的三个哨所转移到东梁守卫,将来必须从弟处再调拨两个新营上来,用其中的一个营协助防守西梁,让熊营的一个哨所全部归属东梁,让张营的一个哨所全部归属裕溪;用另外一个营驻扎在金柱的宝塔,以确保朱、罗三汉河的后路。纵使渣家湾、龙山桥有闪失,也对无、金大局没有什么妨碍。

春霆不久前已经说明,攻取东坝后再回乡。顺问近好。

【点评】

曾国藩不愧为全军统帅,各路官军的公布、现状全都能够了熟于胸,作起战略整体部署来一点也不慌乱,颇有指点江山的意味在里面。

曾氏在信中谈了金陵的总体形势,外江的总体形势以及如何调兵遣将,安排全军部署。一军之首也不是极容易胜任的,没有烂熟于胸的文韬武略,是不可能治好全军的。

同治二年三月初六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4 月 23 日

沅弟左右:

初六日接三十日专足来信,具悉一切。自廿八九日贼窜东建,便不得通徽、祁消息。以理推之,刘克庵已于二十日至屯溪,距休宁仅三十里。钤守祁,桂守徽、休,克作游兵,山内必可万全。

惟贼由山外径窜江西,湖口、景镇,俱为可虑。余檄春霆回救景镇,连日雨泥,师行迟滞,不知赶得上否?北岸之贼,初二日已过盛家桥,距庐江仅二十里,幸先有吴长庆三营,又截留梁美材等三营,庐邑应可保全。

近日粮台奇窘,通省城寻凑不上万金。今日作函向幼丹借银六万,指明九江新关税;向寄云借谷四万,指明近河州县仓谷;向少荃借银八万,不知均有些点缀否?

上海近无信来,但接荫亭信,言常、昭业已解围,此乃极好消息。苏浙两处得手,只要此间不大决裂,夏秋必有好音也。

事恒墓志宜比温甫哀词略大些,但亦在一寸以内耳,即日添稿付去。顺问近好。国藩手草。

再,彭以德(即盛四之表弟)在余处因屡唤不到革逐,闻已赴金陵弟处,切不可收用,并凡在北岸粮台领饷之营皆不可收。弟处薪水较丰,若在此被革之人弟皆收录,则人皆乐于去此而就彼矣。凡在弟处得罪之人,兄亦不可收也。又行。

【译文】

沅弟左右:

六日收到你三十日派专人送来的信,一切都已知道。

自从二十八、九日敌军窜扰东建,便不能得知徽、祁的消息了。从事理上推测,刘克庵已于二十日到达屯溪,距离休宁只有三十里。钤军驻守祁,桂军驻守徽、休,克军作为机动部队,山内必定可以确保安全。只是敌军从山外直接窜扰江西,这样湖口、景镇就都令人担忧了。

未示能美。然川粵功私必轉機。然鄂中官
商上下。無人不願行蜀。雖書川鄂之交甚固。其
相求甚殷。正恐至停之後。徒減鄰稅之入。穀
益注鹽之銷數。是以徘徊不肯遽發。蘇西之
運。私事固自懣。公事亦殊不愜通。新人上累月
焦。兄鹽務之懷。則閉目判之。而不復留意於其
向。舒恭壽久經派一局差。黃子妻亦派查由差事。
集物望難損。才調頗長。人多議其別有嗜好。尚未審
衆失傳耳。次青被蜀帥所劾。聞已引疾歸事。不知

曾國藩手札

我已下令让春霆回师援救景镇，接连几天大雨道路泥泞，军队行进迟缓，不知道还能不能赶得上？北岸的敌军，初二那天已经过了盛家桥，距离庐江只有二十里，幸亏先前有吴长庆的三个营，又截留下梁关材等三个营，庐邑应该可以保全。

最近粮台出奇窘迫，寻遍整个省城仍凑不满万金。今天我写信向幼丹借六万两银子，指明会用九江的新关税偿还；向寄云借四万斤谷子，指明会用近河州县仓库的谷子偿还；向少荃借了八万两银子，不知能不能各处都给一点补贴？

上海方面最近没有信来，但是接到荫亭的来信，说常、昭都已经解围，这是非常好的消息。苏浙两个地方已经得手，只要这段时间内没有大的变动，到了夏天、秋天一定会有好消息传来。

事恒的墓志铭应该比温甫的碑文哀词稍大一些，但也要在一寸以内，今天就撰写墓志铭文稿送去。顺问近好。国藩手草。

再有，彭以德（即盛四的表弟）在我这儿因为多次不服调遣，被革职驱逐，听说他已到了金陵弟那里，千万不能收留使用他，还有但凡在北岸粮台领饷军营中的兵士都不可收用。弟那里薪水较为丰厚，如果那些在这里被革职的人弟都收留录用，那么，人就都愿意离开这些地方而到你那里去了。凡是在弟那里有罪的人，我也决不收留录用。又行。

【点评】

曾国藩在信中特别叮嘱弟弟不要收留录用那些从薪水少的地方跑到弟那里去的人，也千万不要收留录用在我这里被开除的人，比如说彭以德。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支军队也有着自己的纪律。在此处因不听调遣而被革职开除的人，在彼处也决不可被录用；为了高薪水而从此处跑到彼处的人也绝对不可以留用。否则，人们就都愿要离开此处而跑到彼处了，这对一支军队来讲，成何体统，还有军纪军规可言吗？因此曾国藩特地叮嘱九弟不要收留录用以上两种人。

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 1863 年 4 月 29 日

沅弟左右：

十一日接弟初七夜信，知已派杏南带五营援救毛、刘，弟处兵力不厚，何可再分五营之

多？伪忠王于十年春间攻陷杭州，即系分和、张兵力以解金陵之围，此等诡计，今亦不可不防。望弟即日调回三营四营，固金陵之老营，酌留一、二营于上游。若石涧埠幸而解围，即令杏南与刘南云、张光明等，从西梁山、五显集进兵，攻铜城闸之背，春霆从东关进兵，攻铜城闸之上；即石涧埠果有不测，但留杏南略助萧守运漕，鲍在北岸，必能保全无为、庐两城也。

顷闻捻匪自麻城下窜蕲水，不日必入皖境，已调周厚斋防守桐城，令成武臣跟追下来，亦可至桐、舒等处。庐州子药米粮足支月余，闻石清吉甚不得力，可虑之至。安庆留兵六营，虽不甚可靠，而缓急尚易调也。

家信及彭、赵信五件，外燕菜二匣、帖一本查收。顺问近好。

国藩手草，三月十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十一日收到弟七日晚间写的来信，知道你已经派遣杏南率领五营兵力救援毛、刘。弟那里兵力不雄厚，怎么可以再分派出五个营之多的兵力？伪忠王于咸丰十年春天攻陷桂州，就是采用离分和、张的兵力来为金陵解围的方法，这种诡计，现在也不可防。希望弟即日就抽调回三营四营的兵力固守金陵的老营，酌情留一、二营在上游一带。如果石涧埠能幸运地解围，就命令杏南和刘南云、张光明等从西梁山、五显集进攻铜城闸的背面，春霆在东关从北面进攻铜城闸；即使石涧埠当真有什么不测，只要留下杏南帮助萧守卫运漕，鲍在北岸，必定能够保全无为、庐州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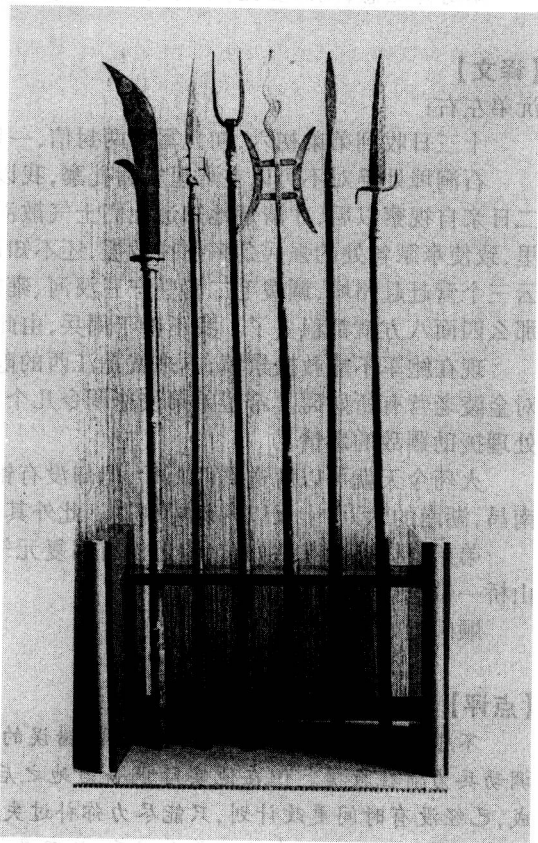
近来听说捻军从麻城向下窜扰到蕲水，不用几天必定会进入安徽境内。我已经调派周厚斋防守桐城，命令成武臣跟随追赶下来，也可以到桐、舒等地方。庐州弹药粮食完全能支撑一个多月，听说后清吉办事很不得力，让人十分担忧。安庆留了六个营兵力，虽然不是十分可靠，但是遇事比较容易调动。

家信和彭、赵的信共五封，另外还有两匣燕菜、一本字帖注意查收。顺问近好。

国藩手书，三月十二日。

【点评】

曾国藩得知九弟抽调五个营的兵力前去援救毛、刘，这让他十分担心。金陵老营的兵力本来就不怎么雄厚，九弟却一下子抽调走如此多的兵力，真是有可能让金陵老营不保。以前伪忠王便是使用这种调虎离山之计来解金陵之围，他有可能故技重施，我们却不能重蹈覆辙。因此曾氏命令弟弟赶紧把



捻军使用过的武器